



削藤中的頭目高春輝與完成的藤編作品

焦點人物 FOCUS

## 以工藝凝聚族人

### 泰雅族頭目高春輝的藤編技藝

Bring the Community Together with Crafts: The Rattan Weaving Skills of Atayal Tribe Leader Kao Chun-hui

文·圖／吳姿瑩 Wu Tzu-yin



頭目高春輝示範削藤、藤皮勻修的動作

麻必浩部落（M'buwnan）位於大安溪支流麻必浩野溪上方臺地，海拔600公尺，屬泰雅族北勢群，為北勢八社之一，部落戶數七十餘戶、人口數約兩百五十人。「麻必浩」揭示了這裡曾是遍布高粱的豐饒之地。

高齡93歲的頭目Tali Usaw（漢名：高春輝）出生於1928年，從

1998年接任頭目至今22年，是苗栗縣泰安鄉南三村德高望重且深知部落歷史發展脈絡的長者，更是大家公認藤編手藝最為精良者之一。

#### 支撐生活需求的工藝

高春輝拿著刀的手枕在腿上，刀刃上的藤皮以大拇指抵住，平穩地將藤皮一氣呵成抽出，多餘的藤屑從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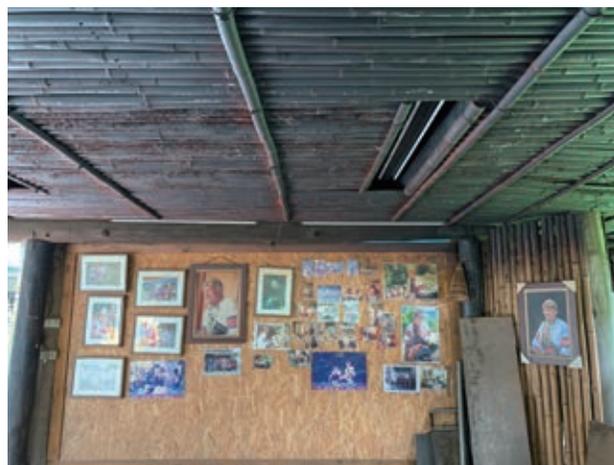
$$\frac{1}{3} \frac{2}{3}$$

- 1 kisi女用背籃，但男子也可使用。器型下窄上寬，是用來運搬作物的編器，麻必浩部落位於崎嶇不平的山地，採雙肩背負的設計。以方格編法起底，器身使用透孔六角編法，並以彎曲呈倒U字型的藤條，作為藤籃之柱腳。斜紋編織的背帶寬度由上往下端漸窄，因此在削藤時，藤皮的寬度也修飾成逐漸變窄的樣子。
- 2 Tokan男用背籃，以六角編法起底和立身，底部形狀是六邊形，藤篾粗細相間，圈以藤條邊框加固。下半部將多餘的藤篾倒插回編，因此孔眼較小，上半部是透孔六角編法。背帶與編器主體以搓捻苧麻繩繫綁，易於調整背帶長度。
- 3 頭目高春輝使用的刀

刀另一端擠出，刀鋒修勻凹凸起伏的纖維，產生猶如研光的效果，功夫到位的話，纖維會密實地捲成一卷，一個背籃所需的藤材，得耗費三天左右的時間備料。

「妳知道為什麼要（把藤）對折嗎？」高春輝講國語的時候緩慢卻很清晰。「因為（這是中心點的記號）編到最後才不會（因為藤料預留的不平均）長長短短、亂七八糟。」頭目拿著女用背籃（kisi）說：「籃子要在這裡、這裡和這裡加藤，（編出來）才會（向上）越來越寬大。」把籃子底面翻上來，指著底部：「這裡的藤要用寬一點的，（做出來有支撐力）才不會像這邊（編器身部）軟軟的。」

緩慢寧靜的削藤過程，令人不禁想問：「頭目在削藤的時候，都在想什麼事呢？」他回答：「什麼都想。也會回想一天所發生的事情。以前的人編織到一半，會唱個一兩句。」麻必浩線藝工藝師范月香（Lavi）解釋：「也不是特定什麼歌謠，唱的是自己的心情。」而這個邊做邊想事情的過程，就是「與內在對話」，麻必浩部落發展協會理事長吳國雄（besu）如是總結。



過去泰雅族在梅雨季和零碎時間編藤，如果看到有人在編，就會拿著自己的藤材加入，一邊聊天，一邊暗自較勁彼此的手藝高低，學習別人擅長的技術。藤籃在日常生活不可或缺，用來搬運竹筍、水果等農作物，當籃子快要壞了，就要去山裡採藤，一次只拉取夠用的藤材，此外，藤也用來綁紮屋子的樑柱，類似現代鐵絲的功能。

部落受到現代化影響，藤編不再是男子必備的手藝，族人現在都直接向頭目訂製藤籃。背籃的材質也有些改變，塑料打包帶受到族人的歡迎，范月香說：「有些人為了方便貪快，會用打包帶編背籃，省去處理藤材的工序，比藤籃價格便宜。再來是塑膠不怕淋雨，不容易壞掉。」在高腳屋裡，能看到幾個打包帶背

1  
2 | 3

- 1 高春輝與二兒子高双林（Yubay）一起蓋築的高腳屋，花了兩年的時間蒐集備材，是部落裡最醒目的地標。
- 2 高家高腳屋的屋樑結構，也是頭目父子親自取材自森林。
- 3 高家高腳屋一樓牆面，掛滿了頭目與族人盛裝出席各種活動的紀念。

籃都有重度使用痕跡，也有族人訂製還未取走的，背帶是外面買來的化纖材質現成品，縫上軟墊，長度也可以調整。頭目會在藤籃的藤腳套上灰色塑膠管，強化藤條的耐用度。

高春輝在85歲以後就全心全意在編織藤籃。「採收季節一到，族人採竹筍、水果的需要就會來買。」頭目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削藤和編織，近年取藤的工作交由晚輩代勞，當晚輩看到「老大開始發呆了喔！」就到了該去取藤的時候。

### 學習與傳承

高春輝在十八歲的年紀學習藤編，待在長輩身旁看著學，撿拾剩餘的材料慢慢練習。「我剛開始剖藤，也是剖得亂七八糟。編了一個大大歪歪的孔目（rozi）女性背籃（Kisi）給我媽媽看，媽媽說：『你做的真好，地瓜不會滾出來，真的很棒！』，就這樣，我越編越有信心，一直編到現在。」<sup>（註1）</sup>

頭目教導後輩藤編，最注重的是材料的取得和處理。拜師學藤編的部落營造員林志英（binay）描述：「拉回來的藤材，阿公會教我們怎麼分藤、剖藤，怎麼立置讓水分流掉。一般對初學者的觀念是『既然你還不會，就不要浪費材料』，所以會給比較次等的材料練習。但阿公會把最好的藤給我們，那種比較白、比較好處理、容易上手的藤材來



- 1 圖中羽狀複葉的植物，就是藤編材料取用的植物「黃藤」（wani）。
- 2 麻必浩部落「芋麻文化園區」裡的藤橋



練習剖和削的技術。這種比較乾淨、沒有蟲蛀和受傷的藤段，通常是阿公用來做好作品的部位，但是他不吝給我們用來練習，即使剖的寬窄不一、削得歪七扭八，他都會說：『沒關係，小心拿刀，不要把自己殺掉就好。』然後露出頑皮的笑容，坐下繼續削他手中的藤。」給初學者一開始就使用好的材料，可以幫助初學者在心中建立起使用好質料的標準、培養好品味，也因為使用的是好的材料，自然能專注在身體的操作與手勢、力道等言語難以精確傳達的技術關鍵，避免初學者在還沒有任何概念的時候，花太多精力與不好的材料對抗，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學不起來。

傳統藤編是男人的技藝，織布則是女人的專屬。對於女孩子學習藤編，高春輝說：「以前如果家裡沒有男性長輩，女人也要會編藤籃，而且祖先沒有說女人不可以編藤。」除了族人使用的需求，以及藤編是自己深深喜愛的技藝，另一個讓頭目天天坐在高腳屋裡編藤的原因是：「藤編起來很漂亮，坐在這裡編，會吸引晚輩想要過來學。」

### 竹子和苧麻

泰雅族北勢群的生命觀—「男子死後鑽進竹管，女子鑽入苧麻莖」，竹子是製作家屋的建築材料，遮風避雨、保衛家園；苧麻織成布疋，縫製成蔽體保暖的衣裳。傳統工藝蘊含祖靈的護衛，使族人得以安身立命。

高春輝構築的高腳屋約莫十幾棟，現在住家前方的高腳屋是以前趕小鳥用的建築，通常蓋在小米田邊，作為小米收成期間看顧作物時的休憩之處，他將工寮蓋得更加寬闊，在二樓加蓋圍牆，方便儲物。這座高腳屋光是蒐集木料就花費兩年之久。建

築的設計與放樣僅在地上用手畫個草圖，不依賴丈量工具，而以自己的身高、展臂的長度界定空間尺寸。

近年，麻必浩部落推動「線藝師」認證制度，由於苧麻線藝在泰雅族北勢群斷層已久，部落的婦女在找回遺失技藝的過程「猶如拼拼圖一般，必須從不同長者的記憶拼湊苧麻製線原來的樣貌。」在晦暗中摸索，格外崎嶇。高春輝始終陪伴在大家身邊，甚至教導製作刮麻器的方法，告訴大家記憶中母親和部落女性是如何刮麻與績麻。起初，頭目認為線藝復興成功的機率很低，但至少能將文化保留，現在，線藝學習在麻必浩有越來越多婦女參與，手藝一年比一年進步，深深感動高春輝。



泰雅族代代使用的背籃很容易在居民的生活場景裡出現，有放在家門外、或置於牆角，並沒有被工業量產製品完全取代。



高腳屋裡的藤籃

### 麻必浩泰雅族的生命力

麻必浩部落的「芋麻文化園區」裡有一座藤橋，重現八十多年前頭目跟著族人蓋藤橋的情景。一開始眾人並不理解搭建藤橋的意義，想姑且就做個模型交差。沒想到模型一做好，高春輝就開始指揮取藤。「只有做，或是不做。沒有做一點點、做一半或是做做樣子，阿公沒辦法讓你打折！」林志英說。

藤橋是原住民面對天險的解決方案，是求生必備的技能，「以大藤為經，繫於兩麓大木上，以小藤為緯，翼以扶欄。」<sup>(註2)</sup>就地取材常見的黃藤，繫上石頭，拋到河的對岸，趁著新鮮柔韌之時，運用巧勁緊緊綁在河岸邊的大石頭上。由於藤橋使用的是自然材質，材料精省、架構簡單，一兩天的時間即可完成，因此「沒有保存這件事，藤橋搭建的精髓在於解決眼前立即的問題。」林志英語畢，

吳國雄進一步說明：「除了工法要保存，蓋藤橋並非一個人可以完成，昔日，颱風來了，橋斷了、路不見，第二天一座新的橋馬上搭好，生活迅速恢復正軌，那是大家自發性地團結動員。反觀現在颱風路斷時，乾等空投物資，想想，泰雅族生活在山林裡，整座山不就是一座大冰箱嗎？所以頭目要大家團結，找回部落原有的生命力。」

所謂的「生命力」，就是靠著雙手與智慧在山裡勇敢存活的能力和勇氣，是不依賴、遇到問題積極解決的生活態度，也因為如此，依附著山林生存，知道什麼該拿，能拿多少。這些規範融進歌謠與故事代代口傳，化成祖靈的叮囑教誨，成為泰雅族人生活的準則。這正是頭目要大家團結的意義，創造一起經歷、團結合作的事件，產生共同的回憶、經驗與情感，傳統祭典如此，工藝亦然。<sup>(註3)</sup>

#### 註釋

- 註1 高春輝口述，林志英整理。  
 註2 (清)黃叔璥等撰，《番社採風圖考》，〈藤橋〉。  
 註3 本文仰賴高春輝、范月香、林志英、吳國雄的訪談與資料提供，得以順利完成。